

## 精短小说

脊

■ 李文卿 张子杰

高原腹地，发射阵地上，寂静无声。上等兵季小蛰作为发射号手，目光不由自主地沿着起竖的导弹上扬。导弹还没点火，他的双眼就已燃起亮光。

突然，他的目光向下移，那是导弹的尾翼；继续往下，是跟导弹比起来显得不起眼的导弹车。导弹车底部光线昏暗，周围都是卷起的沙尘。

他想起不久前初到这里时看到的一幕——空旷的沙漠戈壁，一个老兵正从导弹车底钻出来。老兵很瘦，眼神坚定，从车底爬出来的样子，像是要用脊背扛起导弹车。

当时，他们是来接管兄弟部队的阵地，时间很紧张，还有好多工作要展开。他本想多看那位老兵几眼，可在班组长的催促下，他很快转入新的任务。

第二天，天光渐明，那个老兵还在忙碌着。起床号响起，两位走下哨位的战士看见老兵在晨光中忙碌的身影，不禁感叹道：“这就是老班长啊，多少年了，每次发射任务结束，他都得亲自维护一遍。人家还没开始，他就干完了，他对车好像比对他儿子还亲……”

也许是听见他们提到“儿子”，老兵的脚步微不可察地停顿了一下。再过一会儿，兄弟部队的战友就要来接管阵地了，老兵心里莫名地掀起一阵涟漪。

季小蛰由班长带着，前来接管阵地。走完接管流程，他们正式接过了这里的岗位工作。两个与他们对接工作的军士笑了笑说：“你们来晚啦，来早点还能见到我们单位的季班长。他一大早忙完就随车队离开了。他可是上过先进事迹报告会的导弹技师，厂家来了都没辙的事儿，他都能修好。”沉默的季小蛰冷不丁说了句：“不是‘导弹技师’，是‘导弹车’技师，就是个修理导弹车的师傅……”班长教训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学了发射专业，就忘了保障专业了。季小蛰，我看你……”说到季小蛰的名字时，班长似乎突然意识到什么，他想起季小蛰档案上的一行字：父亲，职业是军人，工作单位是……

几天后就是春节，季小蛰感觉有些落寞，洞库里也显得沉寂，春联无门可贴，只能挂在洞壁上。

突然，洞库门口有一阵声音，是上级机关和兄弟部队的同志前来慰问。一帮人簇拥着一团红——对联、中国结、彩灯，从洞口走来，洞库一点点亮起来，红起来。当季小蛰注意到人群中的一双眼睛时，他的面庞也亮起来，红起来。

简单的节日问候后，“导弹车技师”季班长带领战士们拿出彩灯和中国结边说：“快过年了，这是我们在这里时买的物资，我们也要去新阵地，东西就不带走了，希望战友们过个好年。”

洞库热闹起来，两个喜庆的红灯笼管了洞库顶灯的岗，一点红光就这样让洞库的局部有了温暖色调。上等兵季小蛰与“导弹车技师”季班长不知怎么就搭上了班，两人笨手笨脚地挂着中国结。班长看到这一幕，知趣地给他们留下了空间。

季小蛰与季班长这俩人见面，起初不怎么说话。洞库里的设备嗡嗡作响，他们都感谢这阵嗡鸣，让本应充满温情的父子见面不至于显得太寂静、太尴尬。“导弹车技师”季班长先开了口。不远处的班长只听到隐隐约约的几句话：“小子，你还真不给爸爸打电话啊……真好，终于成了发射号手，爸不该怨你没学底盘，不该说你忘了本……你爷爷当时是工程兵，为导弹筑巢。这军装一辈子就穿过两次，第一次是入伍时戴着大红花，第二次是退伍时。那时候我也觉得他遗憾，我一定得摸摸导弹是什么样子，可惜爸爸只摸到了导弹车。还是你有出息，能发射导弹……”

班长静静地望着这对父子。季班长经常接触机油的手黑乎乎的，说话间就把这颜色融进了手中揉搓的红色中国结。渐渐地，班长似乎感受到，这对父子的心也如同中国结，编织在了一起。

演训开始。一声“点火”过后，导弹尾焰照亮了夜空。在欢呼声中，发射号手战位上的季小蛰眼前浮现出那天父亲爬出导弹车底的样子。父亲的脊背，还有爷爷的，他们和我们，都是托举着导弹的脊背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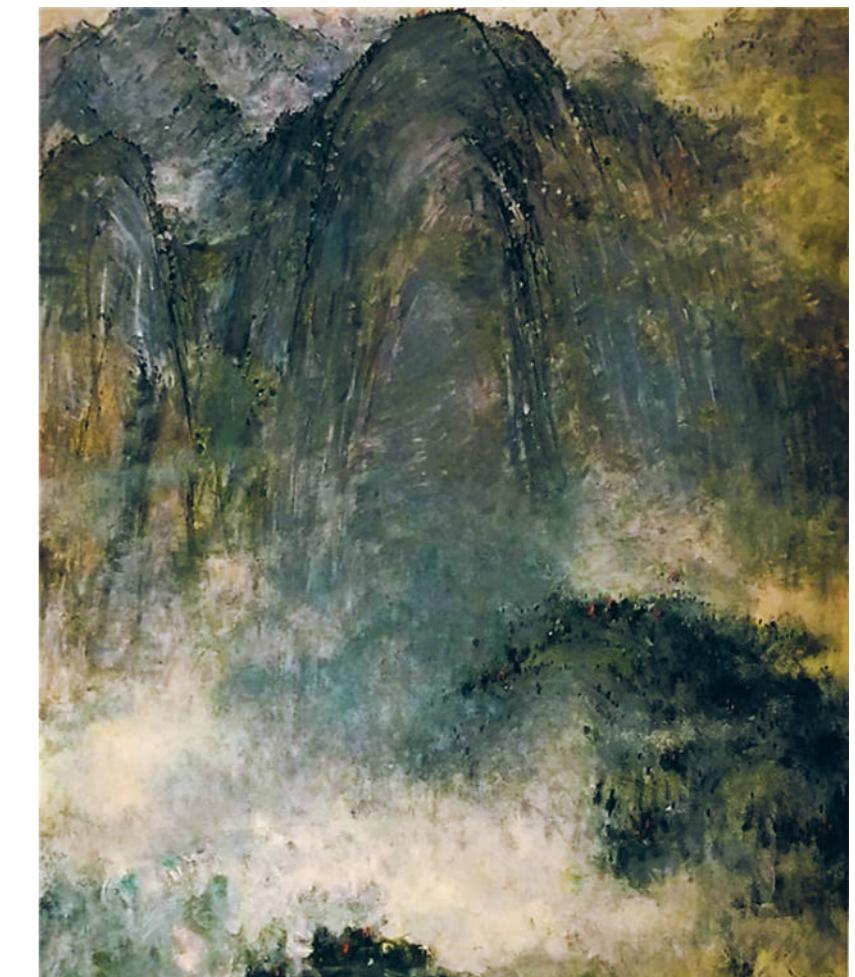
## 一碗汤面

■ 刘跃清

风，裹着雪花不时发出尖利的怒吼。一场激战后，志愿军某部野战医院在一阵波涛汹涌般的忙碌后，复归平静，有医护人员在低声交谈，有伤员在轻声呻吟。医院设在一个山坳里，坑道口挂有厚厚的草帘，磁吸作响的汽灯把整个坑道照得和外面一样亮。

靠近坑道口的位置，躺着一位高大的山西临汾籍副连长，他的一条腿被炸断了。在等待后方来人转运的时间里，他一直昏迷着。护士罗玉秀守在他身边，不时用湿润的棉球擦拭他裂出一道道血痕的嘴唇。有那么

一阵子，副连长突然苏醒，说想吃面条，想吃他老家那种喷香的面条。在这冰天雪地的异国他乡，炒面倒是有的，搅拌成炒面糊糊也不难，可到哪去弄碗面条呢？罗玉秀急得团团转，想起离医院不远处有一户朝鲜老乡，她在老乡家里住过几天。她顿时有了主意，马上把脚上八成新的一双鞋脱下，咚咚咚地跑了出去。当她光着脚丫端着一碗面条来到副连长身边时，副连长已经停止了呼吸。瞬间，罗玉秀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滴在了热气腾腾的面条里……



罗工柳作

# 不一样的腾冲

■ 张明刚

## 感念

今年北京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。不久前，我前往大兴机场准备启程去云南时，已需要裹上一件风衣御寒。

经停昆明转机，飞越怒江和高黎贡山后，我便到了目的地——素有“极边第一城”之称的腾冲。

从北京如冬的秋，到腾冲似春的秋，一日穿越，恍然如梦。我不由想起临行前，曾来过此地的战友对我说：“你到了腾冲，就会知道，那地方和别处不一样。”

其实，我与云南缘分不浅。早在30多年前，这里就留下了我和战友的战斗足迹。之后，我又因公来过不下10次，自以为对这片土地比较了解，并将其视为第二故乡。

但多年来，我一直没有到过腾冲。此番终于成行，主要还是想来探寻腾冲的那个“不一样”。

走出机场，我回头一望，在这座建在山顶上的机场，彩云似乎伸手可及，美妙如幻；“驼峰机场”4个大字，更是让我心潮澎湃，脑海里立即像过电影一样，闪现出抗战时期的驼峰航线、飞虎队……

腾冲地灵人杰，火山、温泉众多，还有古镇、湿地等许多景区，有些还是国家5A级的。而我的首选，则是滇西抗战纪念馆。

走进纪念馆，我首先看到的是展厅里艺术再现当年滇西抗战的大型雕塑。雕塑中，士兵们举着枪，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奋力往前冲杀，有的在侧身护着战友……他们的面庞是那样年轻，眼睛里却藏着超年龄段的坚毅。

纪念馆里的布置虽然简单，却清晰呈现了中国军队滇西抗战的历程。一件件实物、一份份资料，展现着历史的情景。置身馆中，让人不由得穿越到80多年前。最让我挪不开步的，是一件破旧的棉衣。讲解员说：“这是连长陈刚的棉衣，他牺牲时怀里还揣着给家人写的信：‘娘，我在滇西一切都好……’”

抗战精神，是腾冲的脊梁。但腾冲的不一样，也在于抗战胜利之后，所呈

现出的那种坚韧而从容的生活态度。这便要说到和顺古镇了。

相较于国殇墓园的凝重，和顺古镇的生活气息是恬淡而安逸的。一座座青瓦灰墙的民居，错落有致地铺展在山水之间。弯弯曲曲的石板路，被岁月磨得光滑温润。路旁潺潺的溪流边，几个妇人在洗衣，那棒槌起落的声音，清亮之中富有节奏。一座座形态各异的宗祠、牌坊，无声地诉说着这里绵延数百年的文脉与乡风。

在小河边的一棵老榕树下，我停下脚步，倾听一位老者给一群小学生讲故事。他说：“孩子们，你们现在赶上了好时候，过着幸福的生活，无忧无虑地读书。可是你们不要忘了，当年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腾冲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……”

作为读书人，我尤其爱在古镇的图书馆里驻足流连。图书馆内窗明几净，书香弥漫。我看见白发苍苍的老者，戴着老花镜读着线装的古籍；穿着时髦的年轻人，敲着笔记本电脑摘抄资料……

这情景让我真切感受到，文化的根脉是如何滋养着一方水土、一方人。炮火可以摧毁城池，却摧不垮这深植于人心中的，对知识、对安宁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坚守。

走到古镇一隅，我遇见一位正在修补铁锅的老匠人。那锅，破了一个大洞。他不慌不忙地将锅固定在架子上，然后旋转着尖锐的金刚钻，在破洞的边缘钻出一排小孔。嘶嘶作响的钻孔声，绵密而执着。我问他：“老师傅，破成这样的锅，还能补好吗？”

他抬起头，从老花镜片的上方看了我一眼，温和地笑了，慢悠悠地说：“只要骨架还在，总能补好的。”他指着那排细密的小孔，“从这里，穿上扒钉，一锤一锤地敲打，让它咬合，再抹上油灰，就又是一口好锅了。这就比腾冲这片被日寇砸破、又被我们修复的土地。”

我一下子怔住了：这话朴实得像脚下的泥土，却蕴含着至深的哲理。不只是腾冲，我们中华民族不也正是如此么？虽历经劫难，只要文化的骨架不倒，精神的血脉未绝，总能在满目疮痍中，一针一线地、一锤一锤地，将破碎的

山河与生活，重新修补起来，让它焕发出新的更加美丽的光彩。

在腾冲，清晨起床后我通常去城郊慢跑。有一次，我与一位同在跑步的本地老者交谈。他讲的一段话，令我印象深刻：“我们腾冲山清水秀，可人的骨头是很硬的。当年日本鬼子以腾冲为据点，抵抗远征军的进攻。百姓誓死不当亡奴，纷纷支援远征军。有的送水送粮，有的运输武器弹药，有的当向导，有的直接拿枪参战。”

一天，我来到腾冲火山群，站在火山口往下看，只见满坑的绿树棵棵都长得精气神十足。很难想象当年这里是这样一副岩浆奔腾、烈焰滚滚的模样。是啊，这片土地，虽经历过猛烈的毁灭，却也孕育出蓬勃的生命。

在火山热海，当我远远地看见泉池里冒着白雾时，淡淡的硫黄味已飘进鼻孔。峡谷里，火山石铺就的约两公里长的崎岖小道旁，大大小小的泉池，如同沸腾的大锅，在咕噜咕噜的响声中，喷发着蒸汽。

遥想当年，远征军缺医少药，他们负伤后来这里泡温泉消炎。突然间，我觉得腾冲的温泉也不一样——它泡过伤痛，也泡过希望；它牢记战争的苦，也感恩和平的甜。腾冲很奇妙——一边是冷峻的火山，一边是滚烫的热海；一边有长眠的英烈，一边有从容的生活。

这冰与火、死与生的交织共存，把战争与和平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回京后，我时常想起那些在腾冲的日子，渐渐明白了腾冲之所以不一样，是因为它以冷静的火山与滚烫的热海，具象了民族精神中血与火的淬炼历程——于最悲惨的毁灭中，积蓄最蓬勃的生机。

它不被悲情淹没，从惨痛的废墟上站立起来，以惊人的生命力与韧性，将火山的热力化为温泉的暖流，将战火的记忆沉淀为精神的厚度，将边地的异质融汇成文化的多元。

腾冲告诉我：真正的坚强，是经历苦难之后，懂得今天幸福与和平的来之不易；真正的铭记，是告慰长眠的英烈，他们用生命换来的这片土地，如今炊烟袅袅、书声琅琅，一派生机——正如他们所愿。

## “坚强树”

■ 雷伟

## 人在军旅

因为一次调研任务，我登上了祖国东海前哨的披山岛雷达站。

小艇靠岸，湿漉的海风迎面扑来。指导员带着几位战士，早已在码头等候。阳光下，他们的脸庞黝黑而坚毅。“教授，坐车还是步行？”指导员问，“去营房有很长的上坡路。”63岁的我拍了拍膝盖，笑了笑，“走，老兵能行。”

沿山路向上，刚过第一个弯，我看见悬崖边有一棵约2米高的树。指导员抬手一指，“那是‘坚强树’，学名滨柃。可能在雷达站建站那年，它就在这儿扎根了，忍着高温高盐、大风干旱，已经有几十年了。经历多少次台风，周围的树都倒了，只剩它还活着；百日干旱，脚下的树冠被狂风扯着，噼啪作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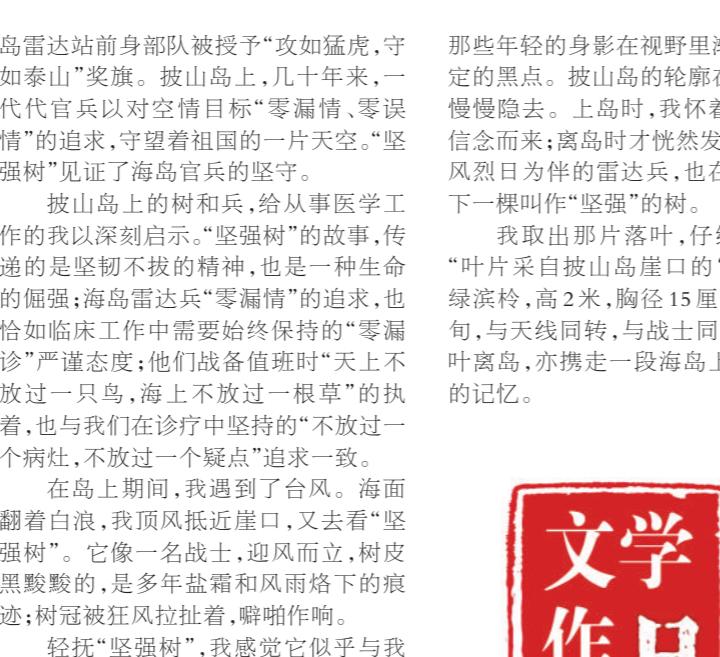
在岛上期间，我遇到了台风。海面上翻着白浪，我顶风抵近崖口，又去看“坚强树”。它像一名战士，迎风而立，树皮黑黢黢的，是多年盐霜和风雨烙下的痕迹；树冠被狂风扯着，噼啪作响。

轻抚“坚强树”，我感觉它似乎与我在这里见到的雷达兵一样。狂风再烈，折不断脊梁；海水再咸，蚀不掉本心。这座小岛夏季高温，台风来袭时，官兵顶风冒雨完成维护抢修任务；冬季湿冷，官兵坚守岗位，无怨无悔。

上岛两日，我把雷达“从头到脚”看了一遍：登高看天线，下洞看战位，盯屏看态势。在站长的讲解下，我向战友们频频请教，把雷达的组成、性能、作用逐一装进心里，也把他们脑中那根“平时即战时”的弦同步到自己的心中。

那天拂晓，朝霞漫天，我再去看那棵滨柃树。晨光里，旗形树冠像是巨大的雷达天线，树干像是承力主轴，枝条如同馈线网络。风吹过，树冠缓缓摇动，叶片翻动，仿佛雷达波束在扫描空域。

我轻抚龟裂的树皮，听着指导员的介绍，像是触到岁月里的回波。70多年前，因在解放临汾战役中表现突出，披山



第六六〇四期

长  
征

## 拉练

■ 郭宗忠

露水在草叶上  
我们又是一夜急行军  
嗅着清晨的雾气和原野的气息  
精神抖擞地向着前方行进

军帽和军装湿漉漉的  
连长响亮的口号  
更像行军冲锋的号角  
我们铿锵有力的脚步  
爬过一座座山，越过一道道沟壑  
雾散后，更远的远方在等着我们

鸟儿在身后开始鸣唱  
它们看到一队威武的士兵  
帽徽上的五角星熠熠生辉  
那是一道劈开黑夜的光

## 老枪

■ 刘流

老枪，总暗哑着口唇

听讲解员深情地

解读着他的故事

生锈的枪身上

有硝烟锈上的纹迹

那是队长留下的武器

打出所有的子弹

只将最后一颗

留给了自己

只要有侵略者出现

人群里定会有人

拿起它

射出队长的怒吼

